

此次为了《文化的故事》中译本宣传参加上海书展,有机会从跨文化语境重思上海。在英文中有一个词与上海有关,小写shanghai,作为动词,描述的是强迫某人去做某事或者去某地。剑桥英文词典中特意写明:这个表达是非正式的,也可能会有冒犯性,对上海人尤其如此。我和南京译林出版团队与来沪做了众多演讲访问的《文化的故事》作者、现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普克纳教授聊天时,说我们都是被shanghaied了。众人大笑。但我们这些从外地外国赶来参展分享的“外地人”,是出于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而来,并深刻感受到这座魔都的文化魅力。而此次会面的各位上海人,也觉得并未被冒犯,还积极讨论这个词的来源。我由此想到深夜落地熙熙攘攘的浦东机场时,迎面而来的矫健行书八个大字:上善若水,海纳百川。

正如那句名言:“到底是上海人。”上海摩登魅力无限。1948年初,九岁的李欧梵从中原来到上海投奔外公。外公下榻的酒店有洋气的旋转手捻面痕迹,白得透明的包子,我想到了普克纳教授几次演讲时都被问到的问题:在AI时代,如何人文?的确,技术解放了生产力,让我们连做饭都更加省事,每个人都在碎片化的信息汪洋中自得其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十年前,常在网和文友吟诗作对。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句子征求上联:“听蛙鸣起落,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此句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暗藏机关,因为“蛙鸣起落”四个字用普通话读起来,正好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汉语的声调差异和变化,造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韵律。

一百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鲁迅和借住在周府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闲聊。爱罗先珂讲起他游历过的缅甸夏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他感叹北京死气沉沉,连蛙鸣都没有。鲁迅当即表示不服,说北京到处都是沟,蛤蟆青蛙多得很。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就听惯了蛙鸣。在动物界纷乱繁杂的合奏中,蛙鸣是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一望无际的水田,每逢夏夜,总有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蛙鸣穿透门窗,传到耳畔,根本不容拒绝。那时并不认为是天籁,反而觉得它又粗又响,平添几分烦躁。

雅玩

间写成的英文学术名作Shanghai Modern序言里。此书后来由他在港科大任教时培养的高足毛尖翻译成中文,题为《上海摩登》。序言英文版中用的词是meat dumplings,可以直译为肉馅饺子,欧梵老师的确也是个饺子控,但我也特意问过欧梵老师,此处小吃其实是上海名物——生煎。

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诗人陈东东告诉我,以前《申报》上有篇文章说,上海人等女朋友不会等半小时,排队等生煎一小时也会等。我们忙里抽空约了一个早餐,他带着我从苏州河畔漫步到外滩。在一间清静的早餐店里和老板娘说我们是特意从苏州赶来吃上海早餐的游客,并且就吃哪种小笼包(上海人称“小笼馒头”而菜单上写的是“小笼包”)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讨论:究竟选蟹粉,还是鲜肉的。也分析到螃蟹上市的季节等等。老板娘看我们如此认真,无奈说了一句:海(河)鲜肯定是会腥的啦。话已至此,当然只能吃鲜肉的了。看着面前似乎是用机器制皮,没有人手捻面痕迹,白得透明的包子,我想到了普克纳教授几次演讲时都被问到的问题:在AI时代,如何人文?的确,技术解放了生产力,让我们连做饭都更加省事,每个人都在碎片化的信息汪洋中自得其

乐。但手艺、专注、学习、阅读、交谈的愉悦,似乎在逐渐减退。包子放进嘴里,鲜味还是有的,但似乎有点人工,而质感却欠奉,只能回味无穷。

我们一路漫步到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看到和平饭店旁边,外滩街头有不少带着摄影团队一车四季服装造型拍照的时髦男女。在桥上远眺此时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高楼矗立,巨轮来往,听诗人分享童年回忆,当时盛夏夜里大家都睡在弄堂,凌晨热醒的小伙伴们闲着无聊便结伴溜达到此处玩耍。我们去参观上海第一间外资旅店礼查饭店改建的证券博物馆,看到里面曾经接待过的重要人物如卓别林、爱因斯坦,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曾在此“扮阔佬,装阔太太”以开展革命工作。在这座饭店里拍摄了诸多电影电视作品,包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描述的就是在黄浦江畔乘搭邮轮赴法国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石的一幅名画。

1951年夏天,老舍到齐府做客,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请白石老人作画。以有形之画表现无形之声,难。年近九旬的大师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挥毫泼墨,完成了一幅传世经典。画面上远山隐约,深谷急流从乱石中奔泻而下,六只蝌蚪摇曳前行,似乎循着远方熟悉的蛙声而去。浓墨点染的蝌蚪在细长丝滑的波纹上,犹如五线谱中轻快跳荡的音符。

听蛙鸣起落,不仅是在感受大自然的纯粹的声音,也不仅是品味深远的诗意、灵动的画境,我以为,更在于可以领悟人生的要义。一帆风顺对于任何人的一生,都只是一种美好的奢望而已。人生道路上总会有曲折坎坷,现实生活中总会有痛苦悲伤,正如辛弃疾的成败,查慎行的浮沉,鲁迅的彷徨、爱罗先珂的漂泊。没有一首乐曲的音调一路上扬,永远高亢,然而,于低落时不消沉,于挫败时不退缩,于绝望时不放弃,方是人间正道。

清晨七点于德国汉诺威登机,我们飞抵北纬78度北极圈这座被冰川包裹的小镇——朗伊尔城。它隶属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是地球上最北端的定居点,常住人口约2000人,却生活着4000多头北极熊,街道标牌上写着“小心北极熊”。居民来自42个国家,犹如联合国,但人类只是客人,北极熊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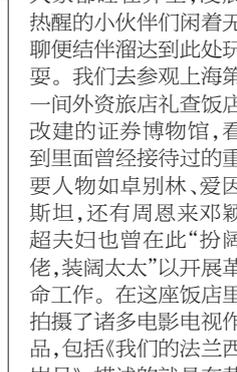
阔别12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朗伊尔城。在这里,我们登上了德国崭新的“汉萨自里号”探险邮轮,开始斯瓦尔巴群岛、格陵兰岛和冰岛的20天航程。这次船上有160名德国游客,中国探险协会24名华人游客、导游与德语翻译。

探险船上,必有高人。船长宴会上,我和探险队长汉斯同桌而坐。他英语流利,身材高大,红光满面,有一双湛蓝的眼睛。他诚恳地望着我和我的朋友们,讲起他的传奇故事……

2013年,汉斯在挪威北部特罗姆瑟附近买下了一家极地动物园,他从一只“不想尽职”的北极狼妈妈那里抱来了七只刚出生不久的嗷嗷待哺的狼宝宝。汉斯把幼崽捧在手心和胸口,亲自以牛奶和碎麋鹿肉精心哺育。七头漂亮温顺的野狼长大后视他为父亲,对人类非常友好,完全没有敌意。他从手机里翻出了许多照片,他们在一起的那股亲热劲

乐。但手艺、专注、学习、阅读、交谈的愉悦,似乎在逐渐减退。包子放进嘴里,鲜味还是有的,但似乎有点人工,而质感却欠奉,只能回味无穷。

我们一路漫步到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看到和平饭店旁边,外滩街头有不少带着摄影团队一车四季服装造型拍照的时髦男女。在桥上远眺此时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高楼矗立,巨轮来往,听诗人分享童年回忆,当时盛夏夜里大家都睡在弄堂,凌晨热醒的小伙伴们闲着无聊便结伴溜达到此处玩耍。我们去参观上海第一间外资旅店礼查饭店改建的证券博物馆,看到里面曾经接待过的重要人物如卓别林、爱因斯坦,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曾在此“扮阔佬,装阔太太”以开展革命工作。在这座饭店里拍摄了诸多电影电视作品,包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描述的就是在黄浦江畔乘搭邮轮赴法国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十年前,常在网和文友吟诗作对。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句子征求上联:“听蛙鸣起落,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此句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暗藏机关,因为“蛙鸣起落”四个字用普通话读起来,正好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汉语的声调差异和变化,造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韵律。

一百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鲁迅和借住在周府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闲聊。爱罗先珂讲起他游历过的缅甸夏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他感叹北京死气沉沉,连蛙鸣都没有。鲁迅当即表示不服,说北京到处都是沟,蛤蟆青蛙多得很。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就听惯了蛙鸣。在动物界纷乱繁杂的合奏中,蛙鸣是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一望无际的水田,每逢夏夜,总有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蛙鸣穿透门窗,传到耳畔,根本不容拒绝。那时并不认为是天籁,反而觉得它又粗又响,平添几分烦躁。

“与狼共舞”见闻录

周 励

想象一下,七匹毛皮茂密柔软的北极狼温柔地围着你,争相与你接吻,接受你惊喜的抚摸——这是个挪威森林里的“奇迹”!“我和它们一起睡觉——是的,它们睡在我和妻子之间。像喂婴儿一样,即使在半夜,也不让它们饿着。”爱的力量,改变了狼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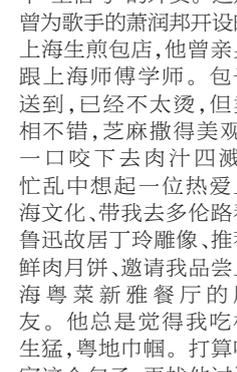
汉斯听说我是美国纽约北协协会会员,五次远征北极,两次抵达北极点和南极点,也是挪威极地英雄阿蒙森和南森的铁杆粉丝,非常高兴,告诉我,他也是一名极地探险家。1993年汉斯曾经与两位美国探险家结伴,历经50天的无后援长途滑雪,每人负重120公斤帐篷、干粮和水,从西伯利亚滑雪至北极点,创下当时世界无后援最快纪录。

我们一桌队友欢天喜地向我们的队长竖起大拇指!

在我面前出现一幅美丽图画:挪威雪地里躺着刚出生嗷嗷待哺的七只狼宝宝,母亲早已不知去向。雪松后面出现了高大英俊的汉斯和他的金发妻子,他们蹲下给七个宝宝喂奶,把它们装进铺着温暖毯子的草篮,带回家……落日照着这位探险家的背影,他用爱,谱写着一篇迥然不同的“探险”篇章。

乐。但手艺、专注、学习、阅读、交谈的愉悦,似乎在逐渐减退。包子放进嘴里,鲜味还是有的,但似乎有点人工,而质感却欠奉,只能回味无穷。

我们一路漫步到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看到和平饭店旁边,外滩街头有不少带着摄影团队一车四季服装造型拍照的时髦男女。在桥上远眺此时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高楼矗立,巨轮来往,听诗人分享童年回忆,当时盛夏夜里大家都睡在弄堂,凌晨热醒的小伙伴们闲着无聊便结伴溜达到此处玩耍。我们去参观上海第一间外资旅店礼查饭店改建的证券博物馆,看到里面曾经接待过的重要人物如卓别林、爱因斯坦,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曾在此“扮阔佬,装阔太太”以开展革命工作。在这座饭店里拍摄了诸多电影电视作品,包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描述的就是在黄浦江畔乘搭邮轮赴法国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十年前,常在网和文友吟诗作对。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句子征求上联:“听蛙鸣起落,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此句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暗藏机关,因为“蛙鸣起落”四个字用普通话读起来,正好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汉语的声调差异和变化,造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韵律。

一百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鲁迅和借住在周府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闲聊。爱罗先珂讲起他游历过的缅甸夏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他感叹北京死气沉沉,连蛙鸣都没有。鲁迅当即表示不服,说北京到处都是沟,蛤蟆青蛙多得很。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就听惯了蛙鸣。在动物界纷乱繁杂的合奏中,蛙鸣是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一望无际的水田,每逢夏夜,总有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蛙鸣穿透门窗,传到耳畔,根本不容拒绝。那时并不认为是天籁,反而觉得它又粗又响,平添几分烦躁。

有“毁三观”的爆发力:原来“狼之初”也是“性本善”!许多人看过好莱坞大片《与狼共舞》。想象一下,七匹毛皮茂密柔软的北极狼温柔地围着你,争相与你接吻,接受你惊喜的抚摸——这是个挪威森林里的“奇迹”!“我和它们一起睡觉——是的,它们睡在我和妻子之间。像喂婴儿一样,即使在半夜,也不让它们饿着。”爱的力量,改变了狼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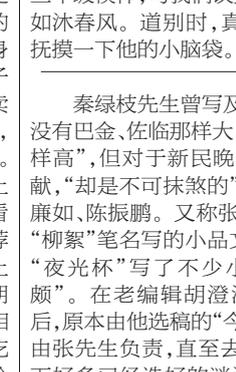
汉斯听说我是美国纽约北协协会会员,五次远征北极,两次抵达北极点和南极点,也是挪威极地英雄阿蒙森和南森的铁杆粉丝,非常高兴,告诉我,他也是一名极地探险家。1993年汉斯曾经与两位美国探险家结伴,历经50天的无后援长途滑雪,每人负重120公斤帐篷、干粮和水,从西伯利亚滑雪至北极点,创下当时世界无后援最快纪录。

我们一桌队友欢天喜地向我们的队长竖起大拇指!

在我面前出现一幅美丽图画:挪威雪地里躺着刚出生嗷嗷待哺的七只狼宝宝,母亲早已不知去向。雪松后面出现了高大英俊的汉斯和他的金发妻子,他们蹲下给七个宝宝喂奶,把它们装进铺着温暖毯子的草篮,带回家……落日照着这位探险家的背影,他用爱,谱写着一篇迥然不同的“探险”篇章。

乐。但手艺、专注、学习、阅读、交谈的愉悦,似乎在逐渐减退。包子放进嘴里,鲜味还是有的,但似乎有点人工,而质感却欠奉,只能回味无穷。

我们一路漫步到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看到和平饭店旁边,外滩街头有不少带着摄影团队一车四季服装造型拍照的时髦男女。在桥上远眺此时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高楼矗立,巨轮来往,听诗人分享童年回忆,当时盛夏夜里大家都睡在弄堂,凌晨热醒的小伙伴们闲着无聊便结伴溜达到此处玩耍。我们去参观上海第一间外资旅店礼查饭店改建的证券博物馆,看到里面曾经接待过的重要人物如卓别林、爱因斯坦,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曾在此“扮阔佬,装阔太太”以开展革命工作。在这座饭店里拍摄了诸多电影电视作品,包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描述的就是在黄浦江畔乘搭邮轮赴法国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十年前,常在网和文友吟诗作对。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句子征求上联:“听蛙鸣起落,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此句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暗藏机关,因为“蛙鸣起落”四个字用普通话读起来,正好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汉语的声调差异和变化,造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韵律。

一百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鲁迅和借住在周府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闲聊。爱罗先珂讲起他游历过的缅甸夏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他感叹北京死气沉沉,连蛙鸣都没有。鲁迅当即表示不服,说北京到处都是沟,蛤蟆青蛙多得很。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就听惯了蛙鸣。在动物界纷乱繁杂的合奏中,蛙鸣是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一望无际的水田,每逢夏夜,总有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蛙鸣穿透门窗,传到耳畔,根本不容拒绝。那时并不认为是天籁,反而觉得它又粗又响,平添几分烦躁。

这是一个脑海里没有任何记忆遗存的故事,虽然我亦是主人公之一。它发生在六十年前。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哥把它讲给我听。

1963年夏天,哥小学毕业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缠着母亲要买书包买钢笔。母亲说:“依不能自家去赚点钞票么?反正暑假也空着。”哥眼睛眨眨,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便对他耳语了一番。

烈日烧烤着大地,整个城市笼罩在闷热之中。哥、我、弟三人打着赤膊,穿着拖鞋,去摆摊卖茶了。那年,哥15岁,我5岁,弟才3岁。哥的左手臂上挽着一个倒置的板凳,右手拎着一铜吊的茶水。我的右手拎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四只玻璃杯和一块抹布,左手挽着弟的手,一路来到愚园路安西路的马路边。哥将茶摊设在梧桐树下。他把方凳拿下来,摆齐四只茶杯,冲好茶,用厚厚的方形玻璃盖好,就扯开嗓子叫了起来:“茶叶茶,一分两杯,便宜来兮啊。”

可任他不断吆喝,一个行人都没有止步。眼看夕阳西下,哥内心焦急不已,一边继续呐喊,一边摇着破蒲扇,俨然一个卖茶老头。终于,一个开三轮车车的司机从驾驶室跳下来,对着哥说:“兄弟,三分三杯卖哦?”哥想到母亲的吩咐,“一分最多两杯”,就摇头伸出了两个指头。

第一笔生意就这样告吹了。此时,一个叫花子在不远处张望着。他六七十岁的模样,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上身打着赤膊,裤子打满了“补丁”,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茶摊直咽口水,对哥直拱手:“行行好吧,给口水喝。”哥迟疑了一下,接着就将一杯茶水倒在了叫花子的饭碗里。叫花子喜形于色,“咕嘟咕嘟”没几口就喝了个净光,对着哥连连拱手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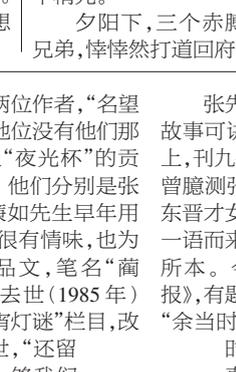
见此,被太阳晒得晕乎乎的弟也嚷着要喝茶。哥想到茶水还要卖钱,便哄着弟忍一忍。其实,我也早渴了,见哥没让弟喝茶,我也不好意思开口。不多久,一个三轮车夫急吼吼来到茶摊,二话不说,端起茶杯就喝。两杯喝完,伸手去裤袋掏钱,“啊呀,钞票没带。”哥一怔,“碰到滑头鬼了。”却见车夫从头颈里拽下毛巾塞到哥的手中,“小老弟,我把毛巾押这,等我拿钱来赎。”二十来分钟,车夫满头大汗地拿来一分钱,塞到哥的手中,“小老弟,没骗你吧。”说完,拔腿就走了。哥在他身后大叫:“师傅,毛巾!”车夫跑出十多米远,又折回取了毛巾,再三道谢,消失在愚园路上了。

整整一个下午,哥叫哑了喉咙,只卖掉了六杯茶,得了三分钱。哥把三只“角子”攥在手掌心里,生怕滚掉似的。我觉得卖茶好玩,便对哥说:“明天再来好吗?”哥手一摆:“不来了,饿老本了!”说完,让我与弟把两杯茶喝掉,自己则拎起铜吊,对着壶嘴一仰脖子,把剩余的茶喝了个精光。

夕阳下,三个赤膊兄弟,悻悻然打道回府。

乐。但手艺、专注、学习、阅读、交谈的愉悦,似乎在逐渐减退。包子放进嘴里,鲜味还是有的,但似乎有点人工,而质感却欠奉,只能回味无穷。

我们一路漫步到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看到和平饭店旁边,外滩街头有不少带着摄影团队一车四季服装造型拍照的时髦男女。在桥上远眺此时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高楼矗立,巨轮来往,听诗人分享童年回忆,当时盛夏夜里大家都睡在弄堂,凌晨热醒的小伙伴们闲着无聊便结伴溜达到此处玩耍。我们去参观上海第一间外资旅店礼查饭店改建的证券博物馆,看到里面曾经接待过的重要人物如卓别林、爱因斯坦,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曾在此“扮阔佬,装阔太太”以开展革命工作。在这座饭店里拍摄了诸多电影电视作品,包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描述的就是在黄浦江畔乘搭邮轮赴法国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十年前,常在网和文友吟诗作对。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句子征求上联:“听蛙鸣起落,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此句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暗藏机关,因为“蛙鸣起落”四个字用普通话读起来,正好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汉语的声调差异和变化,造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韵律。

一百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鲁迅和借住在周府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闲聊。爱罗先珂讲起他游历过的缅甸夏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他感叹北京死气沉沉,连蛙鸣都没有。鲁迅当即表示不服,说北京到处都是沟,蛤蟆青蛙多得很。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就听惯了蛙鸣。在动物界纷乱繁杂的合奏中,蛙鸣是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一望无际的水田,每逢夏夜,总有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蛙鸣穿透门窗,传到耳畔,根本不容拒绝。那时并不认为是天籁,反而觉得它又粗又响,平添几分烦躁。

这是一个脑海里没有任何记忆遗存的故事,虽然我亦是主人公之一。它发生在六十年前。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哥把它讲给我听。

1963年夏天,哥小学毕业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缠着母亲要买书包买钢笔。母亲说:“依不能自家去赚点钞票么?反正暑假也空着。”哥眼睛眨眨,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便对他耳语了一番。

烈日烧烤着大地,整个城市笼罩在闷热之中。哥、我、弟三人打着赤膊,穿着拖鞋,去摆摊卖茶了。那年,哥15岁,我5岁,弟才3岁。哥的左手臂上挽着一个倒置的板凳,右手拎着一铜吊的茶水。我的右手拎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四只玻璃杯和一块抹布,左手挽着弟的手,一路来到愚园路安西路的马路边。哥将茶摊设在梧桐树下。他把方凳拿下来,摆齐四只茶杯,冲好茶,用厚厚的方形玻璃盖好,就扯开嗓子叫了起来:“茶叶茶,一分两杯,便宜来兮啊。”

可任他不断吆喝,一个行人都没有止步。眼看夕阳西下,哥内心焦急不已,一边继续呐喊,一边摇着破蒲扇,俨然一个卖茶老头。终于,一个开三轮车车的司机从驾驶室跳下来,对着哥说:“兄弟,三分三杯卖哦?”哥想到母亲的吩咐,“一分最多两杯”,就摇头伸出了两个指头。

第一笔生意就这样告吹了。此时,一个叫花子在不远处张望着。他六七十岁的模样,留着一撮山羊胡子,上身打着赤膊,裤子打满了“补丁”,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着茶摊直咽口水,对哥直拱手:“行行好吧,给口水喝。”哥迟疑了一下,接着就将一杯茶水倒在了叫花子的饭碗里。叫花子喜形于色,“咕嘟咕嘟”没几口就喝了个净光,对着哥连连拱手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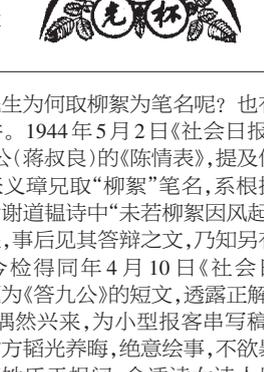
见此,被太阳晒得晕乎乎的弟也嚷着要喝茶。哥想到茶水还要卖钱,便哄着弟忍一忍。其实,我也早渴了,见哥没让弟喝茶,我也不好意思开口。不多久,一个三轮车夫急吼吼来到茶摊,二话不说,端起茶杯就喝。两杯喝完,伸手去裤袋掏钱,“啊呀,钞票没带。”哥一怔,“碰到滑头鬼了。”却见车夫从头颈里拽下毛巾塞到哥的手中,“小老弟,我把毛巾押这,等我拿钱来赎。”二十来分钟,车夫满头大汗地拿来一分钱,塞到哥的手中,“小老弟,没骗你吧。”说完,拔腿就走了。哥在他身后大叫:“师傅,毛巾!”车夫跑出十多米远,又折回取了毛巾,再三道谢,消失在愚园路上了。

整整一个下午,哥叫哑了喉咙,只卖掉了六杯茶,得了三分钱。哥把三只“角子”攥在手掌心里,生怕滚掉似的。我觉得卖茶好玩,便对哥说:“明天再来好吗?”哥手一摆:“不来了,饿老本了!”说完,让我与弟把两杯茶喝掉,自己则拎起铜吊,对着壶嘴一仰脖子,把剩余的茶喝了个精光。

夕阳下,三个赤膊兄弟,悻悻然打道回府。

乐。但手艺、专注、学习、阅读、交谈的愉悦,似乎在逐渐减退。包子放进嘴里,鲜味还是有的,但似乎有点人工,而质感却欠奉,只能回味无穷。

我们一路漫步到黄浦江边的外白渡桥,看到和平饭店旁边,外滩街头有不少带着摄影团队一车四季服装造型拍照的时髦男女。在桥上远眺此时黄浦江上的东方明珠,高楼矗立,巨轮来往,听诗人分享童年回忆,当时盛夏夜里大家都睡在弄堂,凌晨热醒的小伙伴们闲着无聊便结伴溜达到此处玩耍。我们去参观上海第一间外资旅店礼查饭店改建的证券博物馆,看到里面曾经接待过的重要人物如卓别林、爱因斯坦,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曾在此“扮阔佬,装阔太太”以开展革命工作。在这座饭店里拍摄了诸多电影电视作品,包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描述的就是在黄浦江畔乘搭邮轮赴法国



郊外静悄悄 吴树模 摄

十年前,常在网和文友吟诗作对。有一次我出了一个句子征求上联:“听蛙鸣起落,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此句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暗藏机关,因为“蛙鸣起落”四个字用普通话读起来,正好是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汉语的声调差异和变化,造就了句子的抑扬顿挫,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韵律。

一百年前,一个初夏的晚上,鲁迅和借住在周府的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闲聊。爱罗先珂讲起他游历过的缅甸夏夜:“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他感叹北京死气沉沉,连蛙鸣都没有。鲁迅当即表示不服,说北京到处都是沟,蛤蟆青蛙多得很。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早就听惯了蛙鸣。在动物界纷乱繁杂的合奏中,蛙鸣是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一望无际的水田,每逢夏夜,总有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蛙鸣穿透门窗,传到耳畔,根本不容拒绝。那时并不认为是天籁,反而觉得它又粗又响,平添几分烦躁。

卖茶

地铁男孩

黄崇义

车厢接合部的角落里,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席地而坐。我们俩老提着手大包小包。小男孩迅速站了起来,让出最佳站位;知道我们不会席地而坐,说你们可放放东西。

让座是寻常事,没座可让,将“站位”也热情相让,真有礼貌。小男孩二至三年级模样,与我们谈笑。如沐春风。道别时,真想抚摸一下他的小脑袋。

七夕会

石的一幅名画。

1951年夏天,老舍到齐府做客,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请白石老人作画。以有形之画表现无形之声,难。年近九旬的大师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挥毫泼墨,完成了一幅传世经典。画面上远山隐约,深谷急流从乱石中奔泻而下,六只蝌蚪摇曳前行,似乎循着远方熟悉的蛙声而去。浓墨点染的蝌蚪在细长丝滑的波纹上,犹如五线谱中轻快跳荡的音符。

听蛙鸣起落,不仅是在感受大自然的纯粹的声音,也不仅是品味深远的诗意、灵动的画境,我以为,更在于可以领悟人生的要义。一帆风顺对于任何人的一生,都只是一种美好的奢望而已。人生道路上总会有曲折坎坷,现实生活中总会有痛苦悲伤,正如辛弃疾的成败,查慎行的浮沉,鲁迅的彷徨、爱罗先珂的漂泊。没有一首乐曲的音调一路上扬,永远高亢,然而,于低落时不消沉,于挫败时不退缩,于绝望时不放弃,方是人间正道。

柳絮先生张义璋

祝淳翔

张先生确实擅擅灯谜,1957年8月甚至以余真笔名编了一本《打灯谜》,影响了整整一代谜人。据浦东灯谜研究会老会长胡安义《余真其人和他的灯谜观》一文介绍:余真“本名张义璋,字廉如,浙江余姚人”,“生于1920年8月16日(引者按,此为阴历),大学文化程度,就职于上海黄浦区工商联,1990年2月6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70岁”。巧的是,这篇文章就收在陈振鹏编《谜话》一书中。

胡安义能将张先生的卒时间的掌握精确到日,想必其来有自。据我所知,张义璋还是民国时期惊鸿一瞥的漫画家,早在1932年起已投稿多家刊物。1934年12月7日《时事新报·本埠附刊》有人撰写弹词短篇《画苑新唱》,其中列举“春申江漫画最风行”的多位漫画家,如方雪鹤、丁慕琴、叶浅予、万籁天、沈延哲、黄士英,继而谈及“张义璋笔刀最谨严,青年首推第一”。彼时张才十四足岁,可谓少年成名。次年10月29日的《艺术风景线》创刊号有弹词开篇《中国之光》,也将年仅十五岁的张先生与伶界大王梅兰芳、球国名将李惠堂,以及黎锦晖、胡蝶、杨秀琼、陈蝶仙、荣宗敬、章太炎、林语堂、严独鹤、张恨水等大名人相提并论。



秦绿枝先生曾写及两位作者,“名望没有巴金、左临那样大,地位没有他们那样高”,但对于新民晚报“夜光杯”的贡献,“却是不可抹煞的”。他们分别是张廉如、陈振鹏。又称张廉如先生早年用“柳絮”笔名写的小品文很有韵味,也为“夜光杯”写了不少小品文,笔名“蒹颇”。在老编辑胡澄清去世(1985年)后,原本由他选稿的“今宵灯谜”栏目,改由张先生负责,直至去世,“还留下好多已经选好的谜语,够我们用好多日子”。

张廉如先生何取柳絮为笔名呢?也有故事可讲。1944年5月2日《社会日报》上,刊九公(蒋叔良)的《陈情表》,提及他曾臆测张义璋兄取“柳絮”笔名,系根据东晋才女谢道韞诗中“未若柳絮因风起”一语而来,事后见其答辩之文,乃知另有本所。今检得同年4月10日《社会日报》,有题为《答九公》的短文,透露正解:“余当时偶然兴来,为小型报客串写稿,时方韬光养晦,绝意绘事,不欲暴真姓氏于报间,会适读女诗人吴允宜之词,有‘雨压梨云,风翻柳絮’一句,因信手撮此二字为笔名。”清嘉庆、道光间的女词人吴允宜,字允宜,安徽桐城人。晚清学者徐乃昌《鬲斋词话》卷六选了她三首词,其中第三首《踏莎行·送春》即为“柳絮”的来源,词曰:“莺老红残,绿垂满树。匆匆又送春光去。问春何事去忙忙,楼头燕把归心诉。雨压梨云,风翻柳絮。晚钟将到催天暮。再来端的岭梅开,花间坐卧休还误。”读来颇有兴味。谭正璧《女性词话》对她亦甚为推崇,认为其词“纵不能与宋人媲美,也可差强人意,首屈当时了”。

而柳絮作为笔名,排他性不强,故使用者远非张先生一人,若问他何时才使用?《答九公》文中也有答案:“当时兴来弄笔,本不想长期卖文,伪托笔名,殊无深意,不谓等闲一文,遽荷读者垂爱,小春兄复雅意拳拳,坚要我为《力报》按日执笔,浸淫渐久,不可摆脱,至今遂如票友之下海矣。”经查,最早的一篇《舞从小事记》,首刊1941年12月24日。至于他为何放弃漫画事业了呢?前述“韬光养晦”四字,或许指明了缘由,即张义璋名下曾画过几幅抗日漫画,颇有干犯时忌之虞,故需隐姓埋名。所谓“雨压梨云,风翻柳絮”,亦有受外力胁迫之意吧。